

文学评论家丛书

审美的感悟与追求

缪俊杰 著

WEN XUE PING
JIA CONG SHU

张荒煤、冯牧主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I206.7-53/1

文学评论家丛书

审美的感悟与追求

陈荒煤、冯牧主编

廖俊杰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北京

0
B047/01
1513867

(京)新登字00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审美的感悟与追求/缪俊杰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7

(文学评论家丛书)

ISBN 7-02-002058-5

I. 审… I. 缪… II. ①文学理论-文集②文学评论-文集 IV. I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4)第13285号

责任编辑:龚 玉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189,000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8.25 插页3

1995年7月北京第1版

1995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定价 11.80 元



作 者 像

《文学评论家丛书》总序

陈荒煤 冯 牧

收在这部丛书里的，是活跃在新时期文坛上一些中、老年文学评论工作者的论文结集。他们为新时期文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付出了自己一份心血与努力，如今得以丛书的形式出版，这在当前商品大潮冲击下，出版严肃书籍相当困难的今天，实属不易。为此，我们感到分外的欣慰。

凡是稍稍对多年来文学发展的风雨历程有过历史的了解和不怀任何偏见的人，都会承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时期的文学事业，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是当代文学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总结了深重曲折的历史教训，以拨乱反正的巨大魄力，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果断地调整了一系列文艺方针与政策，认真切实地贯彻了“二为”与“双百”方针，使一度万马齐喑、百卉凋零的文艺局面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文学事业与其他事业一样，得到了复苏的生气与巨大的活力。“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或许可以说，正是在这种新形势下，文学的许多领域，出现了方兴未艾、令人欣喜的复兴。

文学创作开始以严肃、真诚和力求深刻的态度，重新真实地切入和审视历史与社会的深层次变化，并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反思精神，深入而广泛地反映了历史与现实惊涛骇浪般的波澜、错综复杂的尖锐冲突，以及由于激荡的社会变动而形成的种种悲喜忧欢的人世沧桑。许多作者以自己切身的感受为经，以

凝重深刻的思考为纬,或深沉,或生动,或庄严,或幽默,或颂扬,或鞭挞,把生活在不同层次中的不同人物的复杂生存状态与隐秘心理活动,用多彩多姿的笔墨,历历如绘、不加讳饰、画卷般地呈现于读者眼前,撼人心魄,扣人心弦。作者对自己笔下人物的美丑心灵与悲喜命运的揭示,获得了脍炙人口、传诵一时的社会效应。

人们把新时期文学这样萌动勃发的格局与气象,称之为文学的“喷涌现象”和“轰动效应”,应该说不失为一种颇具代表性和说明性的概括。新时期的文学事业对彻底否定“文革”,促进改革开放,的确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回顾新时期以来日益兴旺的文学现象时,我们不应该忘记的是,在促成新时期文学发展的过程中,理论批评工作者曾做过正本清源、总结教训、冲破禁区、开拓新途的大量艰苦工作。如所周知,长期以来,我们在文艺工作的指导思想上,曾有过相当严重的“左”的失误。诸如脱离实际地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工具论”、“阶级斗争晴雨表”等等提法,以及由此而派生出来的脱离文学艺术自身规律的庸俗社会学、形而上学、“无冲突论”等等清规戒律,与种种似是而非的理论,都曾弥漫于一时。正常的理论批评探讨,被动辄扣帽子、打棍子、抓辫子、上纲上线、横加指责所取代。甚至对日常生活与婚姻爱情的描写,也被极其简单化地加以指责,轻则斥为“情调不健康”、“散布人性论”,重则批为“立场问题”、“政治问题”。这类不问青红皂白、专横武断的“批判”与“罪名”所造成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许多作者不仅惶恐不安,无所措手足,甚至束手搁笔。到“四人帮”横行时期,文艺事业更遭到了摧毁性的打击,文艺工作者几乎在劫难逃,极少幸免。“四人帮”倒行逆施的极左方针与封建法西斯式的文化箝制,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搞出了一整套貌似极

左,实则是破坏文艺规律的条条框框,力图迫使文艺为他们的阴谋政治服务,终于使整个文艺事业濒于绝境,大批文艺工作者所遭到的种种迫害与苦难,更是罄竹难书,一言难尽。

粉碎“四人帮”之后,历史发展出现了巨大转机。特别是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代表党中央的祝词高度评价文艺工作者对“四人帮”的抵制和斗争,对今后文艺工作提出了很高的期望和要求。于是“雷霆发于孟春,而百卉为之萌动”,文学开始了新的复苏。然而由于“左”的思潮的长期影响,虽然整个局面出现了根本性变化,文学上许许多多清规戒律与大小禁区,却依然沉重地压在文学工作者心头,令人心有余悸。这就严重地束缚了文艺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阻遏了文艺事业的活力与生机。在这样的时刻,如何从理论批评的角度,正本清源,廓清种种严重违背文艺规律的极左思潮,冲破重重人为制造的大小禁区,就成为推动文学发展不可缺少、势在必行的重大步骤。收集在这套丛书里的评论,正是一些评论家们以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在这个时期从文学思潮、文学理论与创作评析等等方面,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进行思考和探讨所取得的成果。他们力求把长期颠倒了的是非黑白重新颠倒过来,还文学艺术规律以本来的面目,他们以高度的热情关注着新时期文学的不断发展,并为文学继续开拓新途,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这些理论批评工作,大体上可以分为如下几个方面:一、力求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文艺观和毛泽东文艺思想对多年来的历史经验教训,进行多方面的剖析与总结,澄清并理顺被极左思潮所搞乱了的理论观点。二、以严肃认真的理论勇气,冲破在“左”的思潮支配下,以庸俗社会学、形而上学为僵死框架制造的种种文学禁区,使作家继续从令人窒息的禁锢与压力下解放出来。与此同时,对于自改革开放时期以来,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大众

消费文化”的泛滥而出现的不利于社会主义与改革开放事业的错误思潮和腐朽思想,进行必要的批评与廓清。三、热情地支持并肯定勇于直面人生,真实揭示社会矛盾,大胆追求真理的新创作、新思想。四、综合观察、追踪新时期文学思潮的嬗变演进,探讨不同阶段创作的利弊得失,以阐述新时期文学的新趋向。五、积极扶植、鼓励脱颖而出的文坛新秀,以及富有艺术品格、艺术个性的新探索,积极支持文学事业持续开展的新机遇。

以上粗略的勾画,是这套评论丛书几个主要的方面,但是由此也大体上可以看出,新时期以来,正是在弃旧图新的历程中,以具有时代新意的创作与理论,构成了两只互为辅佐依傍的有力车轮,不断推动了新时期文学的昌盛和发展。

这些评论家活跃于文坛多年,年龄都已在中年以上,他们的理论特色和他们所经历过的时代风浪与自身的忧患意识紧密相关。因此在他们文论的字里行间,处处流露着为人生、为社会、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强烈入世精神,他们的文字,或许可以称之为文艺社会学批评。即侧重于历史的、社会的、美学的论述与评点。他们在探究文学现象的来龙去脉时,往往也采取这样的视角来加以把握,这无疑有它的长处,但也难免有它的局限,比如对于作品的艺术情趣与艺术个性的分析与品味往往不免流于粗疏。另一方面,对文学理论和创作中热衷于搬用西方某些观点与模式的现象,也还缺乏深入、具体的剖析。出版这套丛书,并无意于褒贬某种“模式”或“流派”,更非以求定于一尊。正如文学现象本身和社会生活一样丰富、生动、复杂,文学的理论与批评,不能也不应以单调划一的角度去把握多样的文学形态,而是理所当然地应以多种审美方式与审美角度,从不同层次去研究、探索、理解、评析各种丰富、生动、复杂的文学现象,以期更贴切、更准确、更深入地把握奔流万汇的文学大河,从而求得

某种渗透与领悟。不同的理论批评正是以自己具有的特点与长处,而取得各自存在的根据与理由。在学术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互相地吸取、融汇与渗透或许更重于互相拒绝、排斥与否定。建立与维护正常的争鸣与辩诘的良好氛围,更无疑是学术发展的必要前提。因此,我们以为这套丛书的出版,无论就历史意义还是就现实意义而言,都有它的价值。至于文学本身,或高华,或沉实,所谓“有色有声、有气有骨、有味有态,浓淡深浅,奇正开阖,各极其则。”文学理论亦复如此,也只能各抒己见,力求在平等的探讨中求得共识,却不可囿于固有的偏见或成见,恣意武断地判定是非曲直。

当前,全国都在热情地学习《邓小平文选》,力求更深刻地理解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对于文艺理论工作者来说,更有责任进一步认识和贯彻小平同志对文艺工作提出的一些基本要求,更全面、更深入地贯彻“二为”和“双百”方针,共同为提高我们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

这套丛书,格于经济方面的诸多困难,未能编入近年来卓有成绩的青年文学评论工作者的文集,使我们深以为憾,这只有俟诸他日,再求弥补了。

目 录

论文艺批评方法的多元互补和优化选择	1
新时期小说的创作方法和流派初探	27
· 论中国文学中的“新写实主义”	50
· 论佛教文化对中国通俗文学的影响	65
时代振点·社会思考·全景构架	72
——再论报告文学创作的美学追求	
关于通俗文学创作的几个问题	84
孔子:从精神偶像到艺术典型	91
——评杨书案的长篇小说《孔子》	
描绘历史风云 弘扬民族文化	104
——评吴因易的历史小说“唐宫四部曲”	
从新的视角新的高度塑造历史人物	122
——评吴因易“则天皇帝系列”的形象塑造	
百年痛史 一曲悲歌	137
——评凌力的长篇系列《百年辉煌》	
用理性主义的目光审视人的命运	152
——评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巨制宏篇	164
——评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	

杜埃和他的文学创作	178
——祝贺杜老从事文学创作六十周年	
粤北改革风云与客家地域文化	181
——评程贤章的长篇新作《神仙·老虎·狗》	
地火长行慰忠魂	192
——评余松岩长篇小说《地火侠魂》	
迷濛烟雨听歌吟	207
——谈范若丁散文的艺术特色	
从新的视角观照人的生存本相	213
——评杨雪萍“特区移民故事”系列小说	
时代的大潮与妇女的命运	225
——评赵熙的长篇《女儿河》	
痛楚而不由自主地燃烧着的灵魂	235
——评申力雯的《女性三原色》兼及其他	
精神分析与小说创作	243
——评刘恒等五人的中篇新作	
后记	251

论文艺批评方法的多元 互补和优化选择

我国的文艺批评学正在进行着一场重大的变革。这种变革的主要标志是,批评观念的不断更新和批评模式从单一走向多元,各种方法的多元互补,正逐步改变社会批评模式的“独尊”地位。从1985年“方法论”的讨论以来,什么精神分析主义批评、形式主义批评、神话原型派批评、新人文主义批评、道德批评,还有什么现象学批评、语义学派批评、结构主义批评、意识批评、分解主义批评、生成结构分析批评、接受批评、“读者反应学派”批评、文字批评、女权主义批评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对我们的文艺批评有所影响。这些西方不同流派的批评观念和批评方法逐步地,然而又是猝不及防地进到我们的批评领域中来,无形中就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挑战。

如何对待各种西方现代批评流派向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挑战呢?实践证明,像过去那样采取简单化的“迎头痛击”的态度是不对的,这只能把自己封闭起来,窒息科学的发展。在对待过去的精神遗产的问题上,列宁说得好:“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它)最坚决地反对一切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企图,

如臆造自己的特殊的文化,把自己关在与世隔绝的组织中……”^①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不应该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而是要吸收和改造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方面也应该采取这种态度。对待西方现代文艺批评流派的批评方法,我们应该进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不能像过去那样,简单地把哪一个学派打成“反动思潮”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有了这样的认识,在学术问题上就会有共同的语言,不同学派之间也就有可能在某些问题上得到认同。



精神分析主义批评是近几年来对我国批评界影响最大的一个批评流派,不少批评家开始用这种批评方法来研究我国文学史上的许多名著和新时期的创新之作。如何看待这种批评方法和它赖以产生的理论基础、精神分析学说——弗洛伊德主义,是当前学术界一个重大的、也是有争议的课题。

精神分析主义批评,也称为心理分析批评,或称为精神分析批评。这种批评流派以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病医生弗洛伊德(1856—1939)创立的精神分析主义学说为其理论基础。弗洛伊德没有写过专门的艺术或美学方面的著作,但他通过其所著《莱奥纳多·达·芬奇》、《妄想与梦》、《智巧与无意识的关系》、《创作家与白日梦》、《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叛逆》等论文以及《梦的解析》、《文明及其不满》等专著,阐明了他的基本艺术观点和美学观点。弗洛伊德在他的《大学里的精神分析教学》里明确指出:

^① 列宁:《论无产阶级文化》,《列宁选集》第4卷,第361--362页。

“精神分析法的应用不仅仅局限于精神病的范围,而且可以扩大到解决艺术、哲学和宗教问题。”因此,作为西方心理学的一个著名的派别,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在西方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广为传播,特别是对西方现代文学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们在理论上都“仰仗”过弗洛伊德。奥地利作家卡夫卡曾探讨过弗洛伊德关于罪与罚、关于梦以及对父亲的恐惧的概念;德国作家托马斯·曼自己说过,他的倾向永远遵循弗洛伊德的兴趣的方向,他接受弗氏的人类学,并在神话和巫术的理论中找到一种特有的魅力。爱尔兰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在处理家族性的主题时,最彻底最自觉地运用了弗洛伊德的观念。由于弗洛伊德学说对文学的如此巨大的影响,甚至成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文学批评家们也从弗洛伊德体系中获得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因此,西方誉之者称他为“开辟精神世界的哥伦布”。而贬之者,则把他称为“江湖术士”,甚至讥讽他的精神分析理论是“二十世纪最惊人的狂妄的智力骗局。”^①关于弗洛伊德学说,长期以来在我国则成为不敢涉足的禁区,一般读者对此几乎毫无所知。无论是赞扬者或批评者都缺乏足够的事实依据。

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思想体系,包括潜意识论、泛性论、本能说、释梦说、心理结构论等。弗洛伊德的“潜意识”论,渗透在他的整个理论体系中,从而也涉及了对文学艺术的看法,构成了它对文艺批评的影响。

弗洛伊德在上述论文中涉及到艺术创作的基本观点,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他认为,艺术作品的内容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作品的“内在意义”,也称为“意向”。它蕴含在作

① 转引自《弗洛伊德心理学与西方文学》“编译者序”。

品人物的潜意识和性本能里。“意向”的多样性构成了文艺现象的复杂性；二是“艺术家作为人的气质”。他在评论达·芬奇的《岩间圣母》时，提出了“恋母情结”的观点；在评论莎士比亚的《李尔王》时，提出了人的“死亡意识”问题。第二，他认为一部艺术作品不止有一种意义，常常有多种意义，而且有很多意义是无法确定的。即使作者本人有固定的创作意向，但体现在作品中的意义也难以确定。文艺作品的内容，基本上属于潜意识的范围，潜意识中的各种意义不但是暧昧不明的，而且总是“互相发生作用”，造成神秘莫测的效果。因此，文艺批评不一定非把作品的全部意义都阐述清楚。第三，他认为，外行人无法说明艺术才能的性质，也无法解释艺术家的工作方法即艺术技巧。因此文艺批评的重点不在于它的形式，而在于它的内容。第四，他还认为，文艺作品的意义，并不一定都包含在文艺作品的内部，它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作品的对象，即读者观众的理解。第五，文艺批评要把艺术家的心理列为考察的重点。艺术家的心理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艺术家的“自觉的意向”，另一种是“作品之外的作者不自觉的意向”。他认为，艺术家自己供认的“自觉的意向”虽然有某种参考价值，但不能最终确定作品的意义。而只有“不自觉的意向”才是真正有意义的。

弗洛伊德的这些观点，引起文学界和文学批评界的广泛兴趣。在西方，许多学者运用甚至发挥了弗洛伊德的这种学说，形成了心理分析批评模式。例如，弗洛伊德的学生厄利斯特·琼斯博士在1910年就发表了用弗洛伊德的观点写的《哈姆莱特与俄狄浦斯》一书，具有很大的影响。康拉德·艾肯1919年发表的《怀疑种种：当代诗歌札记》中，大量运用心理学的原理解释文艺现象。而赫尔特·里德在1926年发表的《理智和浪漫主义》里，则公开号召在文艺批评中运用精神分析这门新的知识。美国批

评家魏伯·司各特认为,心理学知识运用于艺术可以产生三种认知方式:一、可以用更为精确的语言来探讨创作过程;二、可以研究作家心理的深层内容。它选择的批评角度是着重研究作家的心理,揣摩作品中蕴含的作家个人的心理情绪,寻求作家个人经历在作品中的记忆,挖掘作家塑造人物时的深层微妙意图;三、可以用来分析虚构人物。把这种方法用于小说的批评家,在进行心理分析时极力寻找驱使人物活动的下意识。^①除了这三种认知方式之外,精神分析学说还深化了自然主义的理论,认为人与其说是罪恶的,不如说是病态的。他们的“无意识”的观念和对性的解释,对西方文学和西方文艺批评产生了很大影响。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及其对文艺批评的影响呢?对于弗洛伊德的整个学说的评价是个复杂的问题,是我力所不及的,也不是本文的任务。我在这里只想指出它在文艺批评方面值得我们注意的几点:第一,精神分析主义的批评把批评的视角转向传统的文艺批评所忽视的人的潜意识领域,掘进到人的精神奥秘的心理深层,这就为当代文艺批评开拓了新的思维空间。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所忽视了的部分进行开掘,甚至加以弘扬,这无疑有助于文艺批评的进一步深化;第二,精神分析主义批评注意研究作家的创作心理,对于进一步理解作品的潜在意义是有帮助的。“社会批评”也提出“知人论世”,主张把作家的经历同文学作品联系起来分析,但是这种联系,多注意作家的政治历史、个人遭际,从某种意义上说还只注意外部的经历;而精神分析批评要求进一步考察作家的创作心理,对进一步分析作品的潜在意蕴也是有帮助的。弗洛伊德认为作家与作品之间的本质联系,类似于病人与

^① 参见魏伯·司各特的《当代英美文艺批评的五种模式》。

梦境之间的联系。这种说法未必妥当,但是批评家以作品为“症状”,进一步分析“掩藏了的病态”,这种发现可以增进对作品本身的理解,甚至作出某种解释,这无疑也是有助于文艺批评的深化。第三,精神分析主义批评用心理学来分析虚构的人物,重视幻想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有许多地方近似重视浪漫主义的传统。虽然弗洛伊德把诗人和神经病患者相提并论,但也注意到两者的区别,认定诗人是醒着做梦,他能够控制自己的幻想,而神经病患者是为想象所控制。这种认识对于文艺批评更全面地理解文学作品中的虚构、想象也是有帮助的。因此,以弗洛伊德的学说为理论基础的精神分析主义批评有其一定的科学价值,可以成为社会批评的一种补充,也可以说起到某种“互补”的作用。

但是,精神分析主义批评远非完美无缺的,许多方面明显表现出它的局限性。首先,作为精神分析主义理论核心的弗洛伊德的“泛性论”具有相当的荒谬性和虚妄性。弗洛伊德认为,人的个体发展要经过一系列的心理—性欲阶段。每个性欲发展阶段,在身体上都有一个使“里比多”(指一种基本心理力)兴奋满足的中心,叫做“动情区”或“快感区”。从这一思想出发,他把人的生理—心理过程乃至各种社会现象(包括文化艺术现象)彻底地生物学化和鄙俗化了。尽管弗洛伊德把人们一向忽视的性本能、性意识引进心理学领域,扩大了心理学研究的对象范围,促进了性科学的发展,但是,他把一切心理现象乃至社会现象的本源全归之于“性”,就显得荒谬与不符合事实了。在当时,弗洛伊德的弟子们就已经对他的“泛性论”进行改造和扬弃。因此,我们今天更加不能盲目地搬用他的“泛性论”来作为思考文艺问题的根据了。其次,精神分析主义批评尽管也注意文艺作品的内容,但它仅仅停留在人的心理层次上,很少评论艺术作品的社会